



浮溪文粹卷之十四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曾祖偕贈大理評事 曾祖妣 蓬萊縣太君某氏

祖潜通直郎 祖妣壽安縣君 某氏

父繁袁州萬載縣主簿贈中書下大夫 妣令人某氏

公諱根字知常姓張氏唐宰相文瓘之後五季時有徙居

江淮者故今為饒州德興人大理通古父子以氣節言行

為鄉人所宗一時豪傑皆拜其家如丁姓至中奉公始舉

進士公幼莊重方髻稚已凜然有成八風性嗜學掃一室

獨居人不堪其憂澹如也饒士盛東南應書常數千人所
取裁百一公以童子在選中時年十四入京師補大學生
群數千人試于有司復中第二自是以文居諸生右而行
獨修飭出入皆可從迹祭酒博士欲召見之不能也連三
試禮部以元豐五年擢進士第時年二十有一禮部尚書
黃公履聞其名以女妻之歸拜大父母父母於堂人以為
榮調臨江軍司理參軍遷瀛州防禦使推官知處州遂昌縣
事有政績代去民挽留之不可碑其事以懷之用薦者不
法應遷以大父母年高致其仕則恩及之遂以通直郎致
仕時年三十有一丁令人憂有絕之行葬之日鶴翔于

墓上甬服問輔臣人材可用者曾丞相布以公對而翰林
學士曾肇及部使者亦奏公節行於是落致仕召對力辭
不報則面陳人主能不以功業之敏自矜盈成之易自佚
守之以中求天下無治不可得也因言東南災傷賑給有
限願廣求所以寬恤之術而杭州置造局可罷臣嘗謂人
主一日萬機所持者方寸之地耳一累於物以失其正則
聰明志慮且耗怠而賢不肖混殺至於紀綱不振矣願陛
下清心省慾以窒禍之原天下幸甚上嘉納將用公而小
人不利以為昧朝廷大體授公親賢宅教授未幾除通判
杭州以親老乞監西京東嶽廟丁中奉公憂服除提舉江

南西路常平等事洎終任田疇之墾桑柘之植溝防之修者以千萬計時居養安濟法行久有司頗以浮冗侵常平本錢或取給於民公約為數條上之所節過半大臣不悅歲早饒盡發常平米及遮留上供米賑濟已舊責蠲新賦凡可以弭災無不為者手跡力請于朝凡八十餘上纖悉有法躬徧所部閱半歲暑行數萬里雖瘴疫冒之而前官吏為惶恐盡力於是方數千里流冗悉歸施及鄰壤其全活者不可勝數會中貴人為走馬者怙力挾私以官吏散軍衣給錢非是舉一路帥臣監司守貳而下劾罷之公曰散軍衣半錢例也况其數加舊乎祖宗置東南軍伍與西

北異上下相安百五十年矣今一旦以給散坐帥臣監司恐軍浸驕不可制且帥臣監司朝廷與之分憂顧者也政使有罪猶當待報直以體量尺紙罷之可乎今茲振貸奉行尤藉官吏乃空十郡僅有存者非徒無檢視蹂踐之患慮別啓姦倖為朝廷憂於是詔悉還之官吏相慶自崇寧行鹽鈔法和買民帛率不得償雖朝廷令借封椿錢而錢特空名公乃大發常平米計直予民猶不能半會星變大赦則奏自祖宗以來歲給蠶鹽以取民輸今民既輸五年而一縣至有負民五十萬緡者將何所控告謂宜因需恩盡給今歲租百四十萬斛給中都百二十萬而官兵度五

十萬使歲入如數猶闕四十萬舊以鹽利三十餘萬緡和
糴故雖凶歲不乏自更法以來州縣重取民耗米以給民
既不堪其苛而和買四十萬緡復以無所從出之錢給之
民心易搖不可不慮議者徒謂虧權貨務額此豈知社稷
至計哉未報間會詔書許諸路監司實封言事公言本略
去歲詔蠲租四十萬而戶部責發如數祖宗立東南上供
額六百萬斛賜發運司本錢數百萬緡使歲廣糴以備非
常隨補隨取此萬世良法也自希恩者以為羨餘獻之故
朝廷不足則下諸路補發勢必敷於民為無窮之害緣此
漕計窘乏無名之歛百出臣以為補發不當復催盡以鹽

額還漕司糴本錢還發運司便已而運鹽復元豐法稍以
鹽還民公之力為多洪州官沒錫數萬斤繫兵吏七百人
于獄株連且千計公曰十年失於幾察有司之過也今羅
取無罪之人苦之追償必不可得之物方歲凶之餘冤濫
如此何以名和氣乎朝廷為罷獄興國民郭友餘習妖教
郡以屢赦聞公言友餘張角術也異時李逢嘗以此惑民
請論如法大觀四年領廣鹽入議時上躬政事陰寬盡下
公欲遂成之洎對上勞苦良渥首以江西賑濟為言公奏
採荒臣職也惟本路闕乏所請輒從民力以紓為大利故
和氣薰蒸豐穰隨應若行此數年公私自然克實願陛下

守之勿疑上深然之曰卿姑行行召卿矣賜緋衣銀魚以
遣且曰推行法度要在得人不擾于民方為利國公奏訓
詞深厚乞頒之天下付之史官從之敕歸本路有所見奏
陳公頓首謝因言臣幸因天寧節隨班上壽不勝對久之
祝音管仲祝桓公以無忘在莒時臣亦願陛下無忘蒼天
戒時上大悅即日趣議鹽事得內侍省謀事聽闡白公即
奏陛下幸蠲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大臣不和議論不
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
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為治之害莫大於此願思
所以協和之且申嚴戒敕又請限豐歲廣糴之數以毋奪

民食精縣令銓補之法以毋失民平勿妄支移常平封樁
錢以志成二虜使中國競百姓富朝廷正群臣和以示人
主尊強隆盛之勢反復數千言時執政近臣方大為矛盾
故公言屢及之以感悟上意遷轉運使入課公德行文學
宜在朝廷處之非其地而公不屑會歲饒疫朝廷責補發
不已又從輸納紬絹之期追遠年無名之責鬻官田者大
虧上供之數公歷陳利害奏罷之且言鹽法既更其封樁
益可盡給和買還之民力陳見聽以廣鹽敷額賜三品服
以直達有勞進兩官公於漕計能權其贏為轉輸之本故
屢辦而民不知尋徙淮南先是漕臣承拋降慮不及事則

以浮數調民州縣逋增所取無藝吏緣為姦或州郡以非
所產至漫數年不一輸者公令民必實且為納直通融之
法民歡趨之有出非其時地非所出者復曲折為陳或紆
或免其事非一當時稱便被旨赴關大臣以有親嫌言者
令再任除直龍圖閣歲水災甚民流滿道而錢法遽更農
末皆病公乞蠲租賦盡散洛口米常平青苗解斗賑貧且
通一路有無應辦公私為之兩濟詔書褒諭尋以江淮諸
司使臣游索諸郡命公按之公悉條其狀并所自以聞詔
各驅還所役違者從公械治於是大失權倖意徙兩浙公
聞蘇杭局每物必十倍其費以其一供奉餘悉餉權倖為

已私窮之則火其籍如蘇州一日焚官物八十萬是也於
是因辭免俸既力陳命以之寢復以表謝其畧曰雖以天
下奉一人不為過也然則立民為天子顧不重哉縉紳誦
之小人由是得以間公會盜劉五暴廬壽公走助憲臣破
之除秘閣脩撰以渠思未擒不拜方欲條上討賊之方而
中遣貴人董補欲自以為功乃奏罷憲臣而公亦坐降兩
官自淮賊擾軍頗乏與公以為縣官空曠未有甚於此時
而當路恬不警者為一有緩急何以待之因于詔取會漕
司財用乃言東南諸路關之由除撥賜贍學宗室等財
用田產添置官兵及勅廷非流拋買外一頂茶鹽錢並入

權貨務應和買鹽並文見錢而民卒不得乃至軍儲亦月
為之計稍有水旱即干叩朝廷此大弊也其原自權貨務
朝廷縱未能盡還歲額若止分其半以助漕司歲會天下
合得和買下盤鹽價賜之許折充上供錢以示大信於民
諸路當亦少寬奉鹽法行十餘年尚不立租額歲務增羨
民窮困不聊生可為流涕今於糴本之復須五百萬緡屬
者趙憲宣御筆令於額外計置斛米歲終毀取止用漕司
方以經入不足為憂不知錢何所出恐迫之不無搔擾之
患人民和買既不得錢而斛斗又非倍輸不可其間官尸
以俸免豪猾以賂移而善者特畏法貧弱之民可謂無名

無數高下不均之甚矣而有司方以用度不繼率取給於
此雖人知其非苟避誅罰莫肯為陛下言者况復使之額
外計置哉因進三說一曰常平止納息以枹蕪并一曰下
戶均出役錢以絕姦偽三口市易取淨利以役商賈雖名
非正然與敷和買而不售其直什一而使之倍輸額外無
名無數之歛有間矣願陛下儲此錢以馭四夷若夫理財
尤在節用而節用以修造為先修造雖於體國有不可廢
者比類以此固寵市恩不可不察其次如人臣賜第賜帶
予金帛給田屋之類尤為泛濫佐命如趙普不聞官為造
第也定策如韓琦不聞彫塼峻宇偕擬宮省也今乃人得

居而有之奈何掠民膚髓為斯役之奉乎書奏自禁中
節用之該付有司看詳而大臣及議者不察謂公言利搖
成法章交上上察其誠不之罪也會御前入船所占雷直
達綱船公以上供期迫乞還之且因起發竹石上言本路
一竹之費無慮五十緡他路猶不止此今不以克苑圍而
入諸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所涯願示休息之期以厚天
下書曰奏權貴積怒未發間御筆以直達從限令漕臣較州
郡賞罰公則黃親書力陳人情有大不可者乞展限其詞
激烈奉御筆落職監信州酒稅有輕躁妄言不循分義之
該外廷方莫測而臺臣復論前奏堂平事責授涿州團練

副使郴州安置尋以討賊功許自便更宣和改元赦復朝
奉大夫夏祭赦復朝散大夫宣和二年六月十七日以疾
終于家享年六十公誠孝甫六歲已能知母疾療之通直
曰是必為孝子矣既罷臨江時中奉公客熙河未歸步馳
省者再冒暑往返萬餘里卒御之以歸自是專以奉親
為樂舉天下無以易其志者時四親在堂隨其意奉之日
躬僕妾之勞有古人所難者令人疾病一夕鬚髮為變扶
侍弥月癯然骨立既卒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屢絕復蘇方
衰毀甚而奉飲食起居無一不如生者啜粥寢苦不盥不
櫛不易衣不嘗味不飲藥泣不絕聲終喪三年及侍祖妣

疾執父喪亦如之終其身孺慕不已言及輒聲與涕俱初
公之請老也年方壯人惜其遽公曰養及四親人之至幸
也萬一有不及為終身憂其可緩乎是年以父母之恩及
其祖妣而以妻封及其母鄉人彭汝礪為文頌歎之未幾
復以已得之服為祖榮於是聞者莫不聳動而天下人知
公名矣公居山林久一旦為天子所知起之名對士大夫
想聞其風及對首陳讜論卓然以名節當上意於出處皆
合天下益賢之自此三賜對洎奉使十餘年其面陳者不
計章疏凡數百上悉天下大計觸當時之諱詆方行之令
與大臣權倖為敵而無所阿附反覆窮盡不度可否以身

任之有宰執臺諫所不敢言人為股肱而公不恤也上亦
知公精忠每辨衆議用之數加器使獎賚於開陳多見聽
納而小人權倖日以讒公雖卒坐言謫死而天下拱手推
為正人鉅德卒之日識與不識皆為實涕公之學不守章
句活閒十有六年專韋思經史務欲明聖人之道而見之
行事故發為議論辨博閎深援引古今深知治體在元祐
則言詆新法置理訴司者在建中則言不當棄地在太觀
政和則言糴本和買茶鹽法其大者欲入主正心術去朋
黨斥玩好而於論邊事尤詳其至自熙和深以中國屈於
夷狄為大耻得其曲折歸以告彭汝礪使并王瞻薦用之

其說以為二邊之患近而且遽者惟熙河青唐以其與夏人相為犄角而國家懲寶元元豐之失以兵為諱非也夫維大舟者必屢折其勢制猛獸者必先困其力彼夏與慕爾政當徐以術制之不當急與之校乃陳攻禦備守策上之以棄熙河為持右臂授羗將為隴蜀之害而守熙河非滅青唐取河南不可其後朝廷卒不棄熙河王瞻取青唐悉如公言元符間夏人窮威藉契丹請平公以為自祖宗以來每虜犯塞為害益深所侵益大所須益多不取後稍振必復為害不若厚禮其使使軋順身入朝否則歸我河南質其大臣愛子皆不從則曲在彼而我師有名矣彼固

已失其咽喉若由蘭合浮槎以進一夕可至所謂迅雷不及掩耳者會命已行不果從後朝廷每有事西方未嘗不言至論常平則又言之欲必取一虜自陳東南無事欲行死邊塞求人可用者用入當如李愬縛元濟之奇不當如樊噲行匈奴之誕人皆偉之公於吏治不為文具凡勞險煩劇人所不堪者未嘗辭臨事強明人不能欺尤汲汲於恤民與客論利病常至夜分有所得立陳推見本末能使朝廷必從已其馭吏嚴而不傷升黜以核寔不以偏辭故自為州縣吏至為部使者入皆取法畏而服之於施財樂善如嗜慾然至寵利則低回畏避甚於稅筭居太學時得

家問輒舉篋授同舍之貧者所至坐客隨滿親友游士館于公家者常數十人葬死字孤皆得其所求而去士之落南繇江西以出者多賴公以生大臣壘諫以忠斥者率數千里追贖之退視其奉養陋甚死之日餘銅唾壺書數篋而已聞人小善必演而成之雖昧平生亦拳拳慰薦或斥非其罪者雖自敵已上非職所及亦冒為之言然平生未嘗以私干人其遷官十悉以勞以恩而不磨勘淮南之僚有攘公之功取優遷而賞不及公者人皆憤之公未嘗言及坐准賊例鑄官則乞併降已官以除其負得圭田又損已而均之其與人不校反調護之類如此然朝廷亦雅高

其節始以服推其祖晚以子之官官其叔父皆非故事特旨從之平居謙厚不伐宵中洞然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喜面折人過然退無異言於人委曲成就無所不從及忠義激烈萬牛莫能回其心也居鄉里於親疎長幼小大厚薄無不用其至蓋人有一善可以名其終身者在公皆不足道也夫人黃氏南華縣君改封宜人知書有賢行先公四十日卒子四人燾大學博士燾將仕郎輝煥未官女七人適秘書郎黃伯思起居郎李綱大學博士李富國大府寺丞薛良顯杭州監稅范渭寶應縣丞虞澹一人尚幼至老未嘗一日釋書不觀故下至天文地理卜筮圖緯歷數無

不精通而尤深釋氏其文溫潤純粹仁義之言藹如也詩
平淡簡古俚其為人鄉人師之隨其材或文或行皆有可
稱而其弟相樸遂以文學躡臺省躋侍從為名臣其子燾
亦以任子力學廷中第三人有釋周禮易春秋等書三百
六十卷公早樹立隱然有公輔望自親止力思所以報國
故身雖不在朝廷而未嘗一日忘君嘗患風俗上下相蒙
以取利每因職事所及災異所詢於愛君恤民之際諄諄
言之又以告大臣親舊者嘗曰苟有以天下為度者吾從
矣亦何常之有哉而妻父黃履尤器公以為可屬大事雖
相去千里公有言必告有大事亦以咨公知揀鄒浩之類

皆自公發之其裨益之功陰及天下非一而讒者疾公不
置以天子聰明大度知公如此而曾不得一日立于朝廷
之上或以時未可言謂公少賤者公曰吾以委蛇事君雖
出沒風波萬變之中隨宜求世而無功名富貴之累為得
聖人用心顧世人未知之耳使遂其志施設何如哉聞貶
柳陽獨挈其所著書以行及返猶疏時事數千言須上悟
而陳之且屈弟侍御史樸誦言于朝疾已革其語不倫矣
而兩道亦時事也嗚呼可謂忠義出于天性古之全德君
子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合葬公夫人于其里鑄印
數謹錄其行事如右謹狀

浮溪文集卷之十四

浮溪文集卷之十五

詩

桃源行

祖龍門外神傳壁方士猶言仙可得東行欲與羨門
親咫尺蓬萊滄海隔那知平地有青春只屬尋常避
世人關中日月空萬古花下山川長一身中原別後
無消息聞說胡塵因感昔誰教晉鼎判東西却愧秦
城限南北人間萬事愈可憐此地當時亦偶然何事
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望長年

過吳明叟新居

誰開大屋沉沉者門外垂楊拂車馬主人四十持節
歸高臥綠陰啼鳥下冥冥一徑傍花入忽有青池照
深夏魚吹落日知鏡淨荷受微風看珠瀉夫君少有
湖海氣欲駟馬鯨魚地跨故將能事驚世人坐向雲
端差萬瓦稍培幽桂出窻底時放青山來竹罽人言
此興極不淺天遣公忙那肯赦要湏便作輞川圖他
日思歸聊對畫

同張昌時宿高明寺

幽臥不知覺窻懸寒日初矧伊夜來雨谿聲到吾廬
故人挽我出忽狂天際書躋險敢自休青山轉籃輿

相逢竹間寺共擷園中蔬殘僧誰在亾奄忽十載餘茗果
話疇昔新晴報鐘魚東雷亦已鳴百草苔穎舒柰何與之
子齒髮日夜踈眷此不能發牽衣更踟躕明朝各回首世
事將焉如

次高郵軍

小雨靜林蘆鷓鴣相應鳴移舟漾清深薄晚荷氣生歸鳥
盡雙去潛魚時一驚菰蒲若無人渺渺炊烟橫艇子揖迎
我携魚薦南京月出殊未高踈林隱微明依沒會有處斗
掛天邊城

阻風雨辟邪渡寄王仲成

渡頭急雨鳴森木木杪顛風飛大屋沒香寒水稻生芽滿
眼青泥車折軸山行值雨舟值風窮愁日日煩天公不如
歸臥澗壑底世事不歸春空別君兩年重此別喜君曾
次渾冰雪擬將身作賈胡留無奈事如空鳥滅挽我不回
君怒嗔交情已九轉清新相隨百里還相見只有西山似
故人

避地函亭野步

今日幸無雨天空出遙岑行行不知疲遂至春江潯汲路
轉籬落人家在桑陰平疇漲清波隴麥如人深溝吠戲鳧
鷺新蒲映浮沉我生本樵漁對此諧初心風物豈不好悲
來自難任胡塵暗中原四海如驚禽黃屋狩萬里兩宮隔
辰參龍移螻螳窺月晦蟾蜍侵宇宙有傾覆茲游豈嘔歎
銷憂賴濁醪太息誰能料

庚午歲屏居零陵七月二十日以門揜候虫秋為韻

賦五首

幽人獨夜時潮落西川根渡口櫓聲急一江煙雨昏城頭
短長更不寐聽譙門趺坐數千息焚香待朝暾

右一

暑退潦亦收瀟湘淨如染時觀自跳魚衝破青琬琰纖纖
初弦月不受薄雲揜近材應漸寒已有鴉數點

右二

人生幾聰明日夜隙駒驟纔經花信風又過
多秋候吾非
金石堅與世相邂逅胡為聞鐘鳴更歷時
傍堠

右三

家山在何許渺渺彭蠡東人來數月程衣
敝補道中時有
青燈花侶墜釵頭虫兒飢女沈絲歲晚書未
通

右四

人言間闊者一日如三秋孤臣昔放逐七
見天星周早濟
高門地姓名記前旒如何天雞星不照湘
南州

右五

次韻向君受感秋

且欲相隨首蒼盤不須多問沐猴冠菊花
有意浮杯酒桐
葉無聲下井欄千里江山漁笛晚十年燈
火客聽寒男兒
幾許功名事華髮催人不少寬

向侯拄笏意千里肯為俗彈頭上冠何時
盛之青瑣闥妙
語付以烏絲欄日邊人去鴈行斷江上秋
高楓葉寒向來
叔度儻公是一見使我窮愁寬

晚發吳城山

風掃陽侯雪陣平雨催摩詰畫圖成氣吞
浦溆重林盡秋
著江湖去鳥明厚祿故人無一字長年三
老伴餘生會湏

滿意開懷抱到眼廬山不世情

過臨平

一別九霄路風煙長滿衣已成身老大無復世輕肥天闔
鳥覆下山寒人獨歸曉來何似雨春水半巖扉

右一

睡起涼生岸釣簾坐小窻
夕風能起柁梅雨不鳴江
往事心長折歸塗影自覆
依然蒲柳地人老故先降

右二

書寧川驛壁

過眼空花一餉休
坐狂猶得佐名州
雖遭瀧吏嗤韓子却

喜溪神識柳侯盡日野田行
擺蒞有時雲嶠聽鈞輶會將
新濯滄浪足踏遍千巖萬壑秋

宿鄴侯鎮

當時踏月此長亭
鬢侶河堤柳色青
今日重來堤樹老一
簪華髮戴寒星

微涼初破候蟲秋
露草螢光已不流
搔首與誰論往事星
河無語下城頭

龜山上方

度險逢幽處憑誰寫壯懷
連甍棲絕壁孤塔表長淮
地本吳楓接山今禹績皆
潮聲從殷寺竹影自翻堦
木杪朱欄

出城坳雪浪埋乾坤迷枉渚霧雨泄陰崖丹葉經寒在蒼
洲向晚佳魚龍宵聽呶猿鳥晝窺齋月滿蟻珠實霜清磬
石諧僧盃收柏子樵徑掃松釵左宦書無鴈南烹菜有鮭
風煙欺短髮雲水信殘骸竟作何鄉老虛慚素尚乖江湖
今在眼歸合辦青鞋

醉別季高侍郎

疇昔追隨翰墨場功名今日愧劉郎英姿合上凌煙閣巧
諧曾遭偃月堂雙槩又乘清夜去一樽聊發少年狂歸來
却共燈花語騎省看成滿鏡霜

漫興

晨起脩然曳杖行一簾疎雨作秋清老來歲月能多少看
得栽花結子成

燕子年年入戶飛向人無是亦無非來春強健還相見送
汝將雛又一歸

北窓

睡起無一事怡然野庭柯綠陰微缺處最得南颺多

已酉亂後寄常州使君姪

汾水遊仍遠瑤池宴未歸航遷新廟主矢及近臣衣胡馬
窺天塹邊烽斷日畿百年還海地回首復成非

古鏡行

我有辟邪鏡得之咸陽宮其陰為天池一母將九龍旁書
負圖字土蝕如旋蟲絨以駁雞珍妙極倖之工請言照遠
近十里秋毫空豈不鑿脂澤所貴肝膽通問誰為此器太
古非人功客聞重歎息意欲窺靈蹤高臺不辭倚恐客難
稱容繩窮匣半啓四室來悲風日車當晝留羞澁如頑銅
森然髮上指凜若臨霜鋒我還撫客手此豈世寶同揮淚
兩無言掩鏡篋囊中

蔡天任韻

修廊過午夕陰合蝴蝶滿庭春草長呼兒更捲簾數尺要
放晚晴升屋梁

詞

點絳脣

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嶠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窻瘦
好箇霜天閒却傳盃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

二

高柳蟬嘶採菱歌斷秋風起晚雲如髻湖上山橫翠
簾捲西樓過雨涼生袂天如水畫樓十二有箇人同倚

小重山

月下潮生紅蓼汀殘霞都歛盡四山青柳稍風急隨上流螢
隨波去點點亂寒星別語記丁寧如今能聞隔絕長亭

夜來秋氣入銀屏梧桐雨還恨不同聽

浮溪文粹卷十五

浮溪文粹附錄

宋故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
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端明殿學士汪公墓誌銘

左朝奉郎克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孫覲撰

建炎紹興間大盜據中原羣惡嘯止命相聚為寇於是環
四海為盜區矣天子慨然仗一劍出入兵間禁暴除殘拯
溺吊凶於戎馬喋血之餘以建中興之列當是時顯謨閣
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汪公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一時
詔令往往多出公手凡上所以指授諸將感厲戰士訓飭

在位哀閔元元之意具載誥命之文開示赤心明白洞達
不出戶窺牖而天威咫尺坐照萬里學士大夫傳誦以比
陸宣公居無幾何權臣樹黨除不附己公亦抵罪斥居未
州積十二年更四赦不得還間遇勝日幅巾葛屨登西山
循鈿鋤潭入愚溪竝湘流沉文以吊古人而自肆於山水
年益高文益奇詩益工華妙精深與柳儀曹相望於數百
載後文章格力與之相上下何其盛也公既沒諸孤護喪
歸葬且致公治命屬余銘余與公游四十年知公為一審乃
序而誌之系以銘公諱藻字彥章姓汪氏饒州德興縣人
曾祖震太常丞贈光祿卿祖宗頴尚書都官員外郎臨川少

傳妣越國夫人陳國夫人皆陳氏公自童幼已卓越有大
志學舉子業既成得春秋左氏西漢書讀而好之銳意欲
與之並年甫冠徒步游太學有司第其文屢出諸生上中
宗寧二年進士乙科瓊林錫宴酒半上方賜冰狀元霍公
端友屬公表謝授紙筆立就如素習之一坐嘆驚調婺州
觀察推官就除宣州州學教授丁少傅公憂憂除授從事
郎荆南府掌書記不赴改江南西路提舉學事司幹當公
事代還至京師會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群臣和進喜
事者集錄為一大卷公適見之擬和一章屬詞用韻句法
清新出衆作之右即日傳布諸公喜而稱之除九域圖志

所編修官改宣教郎遭陳國夫人之喪免喪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符寶郎是歲政和四年也故相王黼頃與公為太學同舍不相中比當國黜公通判宣州州將俗吏公益不樂上書請宮祠得提點江州太平觀寓家晉陵凡八年終黼之世不用累轉朝奉郎公博學強記自六經百家太史之籍先儒箋疏傳注之書兵家族譜方言地志星經曆法佛老之衆說與夫萬里海外蠻夷異域荒恠之序錄靡不記覽山陰賀鑄方回知名士也亦寓晉陵聚書萬餘卷公日從之游多得所未見者凡伏臘衣食所須盡以供筆劄而錄歲之其辭章明於道德達於世務指事析理

引物託諭馳騁古今貫串經傳該備衆體蓋數十萬言自成一家公在江西徐俯師川洪炎洪芻有能詩聲自負無所屈一日俯見公詩於僧壁嘗曰此我輩人也率二洪詣舍上謁既去公曰騷人墨客撫鬚琢句以自鳴其不平耳烏足尚也至是數年卒以大手筆稱天下金華勸講石室納書典冊施之朝廷樂歌薦之郊廟鴻文碩學臬耀一世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而詩律高妙興寄深遠亦非近世詩人之所能及淵聖登極召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旋以禮部進太常少卿起居舍人今上踐祚轉朝請郎召為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大駕狩維揚詔中書後省試潭州進士何烈

文華附錄
烈對稱臣臺疏論列非所宜言罷公為集英殿修撰提舉
江州太平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擢給事中兵部侍郎
兼侍講直學士院公草高麗答詔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
之體久之高麗人謝表至上復稱公真拜翰林學士以所
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繕黃麻俾六經十字以賜搢紳
榮之累轉朝議大夫公自登侍從屬時多故感懷恩遇凡
所建請皆當世要務常論諸大將擁重兵高位崇秩子女
玉帛已極富貴之欲而根據盤互浸成外重之勢陳所以
待諸將者二事後十年卒如公策又言宣和諸臣交通貴
倖一時誤恩官者至銀青光祿大夫者臺諫極論方就鐫

褫詔墨未乾而建炎恩宥又當甄復蓋依祖宗法至中大
夫而止論繳數人國論以為允又言太上皇元符以來至
上建炎之元並無日曆可謂闕典古者有國必有史史必
有官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
上丞相自唐至本朝亦以宰相監總國之重事願留聖心
上欣納翌日輔臣請撰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尋除龍圖
閣直學士知湖州領日曆如故蒐攬闕文叅稽衆論遠至
閩蜀數千里外近在寓公寄客之家或具公移或通私書
旁搜博采遠近畢至分設科條以類詮次纔十二三移知
撫州歲餘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會翰林侍讀學士范冲

疏言日曆者國之大典比詔汪某纂集更涉歲月稍見功
緒書未成而中止積久散逸後人益難措手矣今方就閒
可降詔令依舊纂集俾三朝文物著在方冊非小補也於
是有旨復命公許辟官屬二員賜史館修撰餐錢辭不受
書成凡八百冊上之上遣使賜茶藥進官二等加中大夫
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公前後典六州先惠愛重名教有
古循吏之迹唐顏魯公嘗為湖州刺史公建言昔章聖皇
帝幸亳次睢陽親屈帝尊臨見覆廟旌巡遠異代之忠以
風厲天下顏真卿叱叛臣李希烈而死廟食吳興距行殿
不能百里宜蒙褒典以增忠臣義士之氣詔從之賜號忠

烈詔下公大治祠屋嘗榜揭之郡有籍錄朱劬窻戶數十
種丹漆之光可鑑寮吏請為州治樓觀之飾公曰吾葺魯
公祠可用也輸與一新州人大悅徽州學舍敝小方議改
築公嘗為文記鎮江府學之成州將程邁以白金致餽謝
公報曰比葺郡學費無所從出而餉金適至已付諸生令
拜賜矣又年公帑之贏續之落成為一方壯觀轉左太中
大夫十一年知泉州殿前司大校蒐選禁軍之伉健者移
州其資糧遣送公曰州並海宿兵數百所以備非常留不
遣馳奏驛聞大校怒以語侵公免符下乃移知宣州閱月
改鎮江府鎮江自經建炎之亂歲輸上供米率不如數轉

運使按視計倉粟之在存者尚負數萬盡扃鑰而去軍食不繼官吏憂窘不知所出而公適至命破鑰給之遺書使者曰官軍張頤待哺米在廩中而不予之食群黠饒饑無聊雖錮南山猶有隙也輒以便冪開發老守重得罪不敢辭會言者讒公而罷論奏不已落職永州居住更十八年感風痺乞致仕不許竟卒於永州寓舍實二十四年六月癸未也享年七十六積官左太中大夫爵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一百戶沒後二年詔復顯謨閣學士官其二子又一年徽宗實錄成書宰輔奏言用公所著為多詔贈端明殿學士公性樂易不事藩飾以峙聲名至

居官任職則矯矯然不侵為然謀者也不喜殖財利榮貴三十年無屋廬以居有田陽羨亦不足以卒歲而嗜書學古老且病猶不去手大璫梁師成用事小人朋附目為隱相武人吳可者師成許以能詩至出入臥內公罷符寶可過公致師成意曰聞名久矣幸不鄙過我禁從可拱而俟也公謝不往客曰吾曹望隱相之門如在天上台而不往何故公曰若使我與可輩為伍邪守湖日朝廷和糴米六萬餘斛公視六縣民力所堪鑄三之一而上書自劾詔勿問居歲餘戶部被旨降本錢復糴數萬斛歲適大稔物估相當如數而辦例進一官公曰吾嘗以減糴待罪幸蒙息

貸今豈可復受賞邪三辭卒不拜海舶次泉閣婆國王附
送龍腦數百兩為公壽公却之或曰異國之王因舶商致
方物修故事不可却也公飭送公幣一銖不取公於辭受
類如此亦以故遂多齟齬於世始公在太學與王黼有織
芥後黼入相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言者指公為黼黨黜
永州累赦不宥卒厄於窮裔以死雖然朝愠暮喜乍賢乍
佞初若一閔然曾未轉盼如潦水之歸壑而高文大冊垂
世傳後與古作者並列於圖書之府聖主親覽追錄故侯
復還舊物得喪相除孰與公多公之文有浮溪集六十卷
行於世裔夷謀夏錄二卷青唐錄三卷古今雅俗字四十

四篇公尤工大小篆得李斯陽冰用筆意元配淑人趙氏
今配淑人莊氏亦前卒葬於常州宜興縣陽蔡後塢二十
五年十二月乙酉諸孤奉公之喪合葬于二淑人之墓子
七人男曰恬右從事郎曰悟右宣教郎新差知婺州金華
縣丞主管學事口恪右承事郎曰愴曰懔曰禧並右承務
郎曰悌未仕女適右迪功郎莊珪孫男女十三人男曰文
舉巖舉舉賢舉女適左奉議郎嚴康朝進士孫廷實莊
震莊需餘尚幼新安汪氏之徙鄱陽蓋已久矣自曾祖至
公四世皆以儒學中進士第而公以文章大顯於時德興
田同悉推予其兄以郊祀之恩任兄之子悅命未下而公

其元豐己未少傳公為泉之晉江丞而公生後六十年公
刺泉入境恍然悲喜太息曰城郭是矣昔陳秀公生於鎮
江後建鎮江節築大第居焉實秀公始生之處山川之靈
鍾為人英古今所傳不可誣也銘曰

赫赫我宋崇雅右文蕃飾萬物如歲之春治具炳然監于
二代儒先酋酋光明碩大偉歟汪公德配先民學窺聖域
文姬皇墳芸省讎書螭坳珥筆論經石渠坐五十席代言
西掖視草北扉渙發大號雷動風馳持橐剖符出使入侍
今之名臣古之循吏風流儒雅慈惠之師六州之氓途詠
而思誰私黨讎乃讒乃逐投畀荒裔一斥不復斗野之南

先氣屬天理歲不沒至寶在焉擾擾萬生趨死一軌百鍊
之英有化無死巍巍昂昂命世之儒流傳海內公有遺書
銘公寸石石磨可磨公名不磨為萬世準

宋史文苑傳

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幼穎異入太學中進士第調婺
州觀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遷江西提舉學事司幹當公
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皆賡進惟藻和篇衆莫
能及時胡仲亦以文名人為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仲汪藻
尋除九域圖志所編脩官再遷著作佐郎時相王黼與藻
同舍素不咸出通判宣州提點江州太平觀授閑凡八年

終黼之世不得用欽宗即位名為屯田員外郎再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高宗踐祚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論奏宰相黃潛善惡之遂假他事免為集英殿脩撰提舉太平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兵部侍郎兼侍講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縮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搢紳艷之屬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將擁重兵寢成外重之勢且陳所以待將帥者事後十年卒如其策又言崇觀以來貴結權倖故事闕宦與開邊設國得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直祕閣官至銀青光祿大夫者近稍鐫褫而遷延恩宥

又當甄復蓋依國初法止中大夫紹興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以類直卿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廟忠烈又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喻二十年無復日曆何以示來世乞即臣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辰以來詔旨為日曆之格式可史館既開修撰纂宗禮言不必別設外局乃以郡人顏經授既懇其敷糶軍食遂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論之于祠六年修撰范冲言日曆國之大典比詔藻纂儲事復中止恐遂散逸宜令

就閒復卒前業詔賜史館修撰錢聽辟屬編類八年上所脩書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六十五卷藻再進官其屬絕廷相孟處義咸增秩有差藻升顯謨閣學士遣使賜茶藻尋知徽州逾年徙宣州言者論其嘗為秦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累勅不宥二十四年卒秦檜死復職官二子二十八年徽宗實錄成書右僕射湯思退言藻嘗纂集詔旨以修實錄所取十蓋七八深有力於斯文詔贈端明殿學士藻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積書老不釋卷喜讀春秋左氏傳及西漢書工儻語多者述所為制詞人多傳誦子六人楷恪愔恂懷德

附羅鄂州遺文

顯謨閣學士程邁傳

程邁字進道黟縣人程忠壯公靈洗之後登第為仁和尉以捕盜改秩知西安縣政彊明競渡者持仗而譁官兵不能禁守以語邁邁遣一吏持判示之曰不即散與俱來眾驚曰此知縣判也即散去部使者督諸郡水旱積欠郡因移文督稅之倚閣逃絕者邁曰衢州數年無水旱何積欠也守不能屈由是他邑畸零逃絕者皆免考試處州回縣有大辟七事閱按釋其三無異議調知鹽城縣宰相劉正夫押勅見其名召與語曰往在太學見君今為縣有美政

薦之徽宗嘉其對除提舉江西常平起家不十年乘使車
過里里入榮之民有訟田者二十年不決邁閱其牘問訟
者年幾何曰六十六邁曰爾所齎券乃慶曆三年時方年
七歲安得妻財置產訟者歎以為神曰早二十年邁之可
以無訟歲早募流民浚洪州東湖水忠為息後入為戶部
侍郎除提舉措置河北路糴使以辦聞命再任繼除直秘
閣中使李彥衡言諭因語邁西城所田須農具邁送鐵
農具一車彥大笑尋擢職任太上前位南京召除左司員
外郎後遷大府卿提郊祀事務省什六七因編進命付史
館會建州賊葉濃據城稱兵以邁為福建運使直龍圖閣

按舊給州縣鹽就除集英殿修撰知福叛兵至白沙聞有
備去建州劇賊范為陰窺福州統制李捧為所敗邁遣約
降有日會謝嚮等奉使募兵遣人誅賊欲自以為功於是
復叛而所在盜起率萬人建劔汀邵武皆盜區邁且招且
捕所向悉平惟范為未下乃遣新招降張毅使守古田責
以立功又謹守南劍界移制置使兵入屯三田范為由是
不敢窺興化漳泉遠度大將辛企宗謝嚮等終不能平盜
密請王師航海十五日可至福州庶一戰滅賊章十上不
報乃奏謝嚮連賊企宗玩寇且賊不可赦上感悟命大臣
由海道賊不虞王師至不一日平費不及民及請錄死士

後給脅從無歸者粟及田廬掩露皆選循吏撫養田廣東
船米五萬以寬民賦且乞量留大軍得三千人後松溪反
汀漳有寇賴以平紹興二年召進徽猷閣待制知温州黥
平陽吏四十人他縣猾以次遁去上謂宰相曰程邁温州
之政光絕前後今之吏師也丁父憂後知信州會議復發
運司以邁充使邁以為祖宗時發運司事權甚重今屬官
纔八員而無辟選之文則仁大重權大輕給緡錢二百萬
欲一年有成效二年有蓄積則利源太狹責效太速又今
二百萬不能當昔時百萬所糴固未廣而倉舡稍脚之費
皆未知所出若青之州縣深懼擾民且謀不審則行不遠責

太速則智者不能善其後乃力辭上慰喻之且令增給糴
本陸辭又奏曰昔唐劉晏兼九使財賦悉歸一至國朝始
分為三然三司使居內而發運使居外猶相為表裏今天
下財益分租庸專於轉運常平專提舉鹽鐵則有茶鹽司
鼓鑄則有坑冶司平準則有市易司戶稅既總之發運獨
存其名耳况今中外責此司甚重而視此司甚輕願詔使
明知興復之意而行之如祖宗時則臣不敢辭上曰已詔
三省除鄉雜學士以增重使權會後省繳奏而止乃置司
平江府以秋成和糴冬因其郡縣為價稍增之糴四十餘
萬而所費糴米免半廷臣屢以為言上輒止之尋權知府

事又言今糴本尚二百餘萬緡可糴五六十萬石而一司
官吏與將來漕運兩費比民間價又增十四五則糴買終
無補於國虛費用度乃罷就除知鎮江兼沿江安撫使軍
後興為一新官府陶瓦貸民因興修學校鄱陽歲飢多盜
上憂之進徵猷閣直學士知饒州奏蠲舟車征算增米價
以招商賈不踰月米大至又手條寬恤三十餘事揭於州
門民以寧息徙温州至適火後為營官舍千區開河渠立
望樓結火保更為新學多士趨勸詔書褒諭轉左中奉大
夫進顯謨閣直學士再知福州州有舊招安賊首某等二
百餘人以使巨廩竊糜之郡人常側目會戍兵還朝因盡
遣歸樞密院聽差使尋罷奉祠紹興十五年正月卒年七
十八有漫浪編五卷奏議表啓三十卷詩二百餘篇孫叔
達今宗正少卿太子左庶子羅頌傳

司業胡仲傳

胡司業仲字彥時幼穎悟七歲父課二兄偉及為夢蝶詩
仲亦隨作末云誰能分覺夢真妄兩悠悠年十四隨兄游
學杭州月試輒先出又毅為之首教官命徒按察之問所
用事對如響蘇文忠公時為守遣鞍馬召與語甚見款異
在太學學中為之語曰江南二寶胡仲江藻登第試學官
為教授部使者合薦崇寧初召為太學正累遷著作佐郎

與修神宗日曆及禮書除右正言以親改符寶郎遷辟靡
司業嘗坐謫已而知無為軍時巢縣猾民有訴令者率歛
錢百千積歲實列肆中伸察所訴不實物色之得其積與
簿書具載所以鉤吏者按致其罪慰謝令政仁恕民繪像
事之從弟侃字彥和登第後嘗知樂清縣廉訪使令買甘
穀甚廣故直六百侃不從以事見按繼知黃岡縣亦以病
自免後累調官不赴居數十年性好書晚苦目病猶使子
孫誦而聽之預自為墓誌將終與醫叙訣醫出及門而絕
羅願傳

浮溪文粹附錄

右浮溪文粹十五卷首載勅制表奏次及
記序碑傳詩跋等類凡八十五篇宋顯謨
閣學士汪藻彥章所作彥章婺源人卜居
陽羨仍以故居浮溪為號平生著述甚富
尤長於四六行于世者有浮溪集六十卷
詩文計千餘首又有三朝日曆青唐錄裔
夷謀夏錄金人背盟錄古今雅俗字若干
卷洪武初同郡趙子常跋羅鄂州小集固
已嘆惜浮溪之文再更變故失傳者多况

今去之百四十餘年豈易致哉文粹疑子
常所未見不知詮擇者氏名批點亦甚精
當蓋就其全集諸體中觀之可謂粹也已
弘治甲子春予過南京會吳寧菴翰學于
玉亭節餘道及浮溪遺墓在其鄉出是編
寫本見賦曰久欲板行之未有託也予諾
之携歸郡中政餘躬自校勘踰月間有疑
誤處不欲輒改俟得善本是正之爰命舒
城諸生陳九德繕寫適檢書庫有餘梓因

刻焉再閱月而工始竟惟宋南渡多難之
秋浮溪初拜掖垣掌內制大典用多出其
手當時德音所被讀者悽憤興感以比陸
敬輿信乎中興之功非特將士宣力詔令
亦有助焉後坐言者指為京黻黨一斥不
復用大肆力於文翰一世推重以繼柳儀
曹傳宋史者列之文苑續言行錄者列之
名臣由是而觀浮溪不但為一時詞臣冠
冕抑亦名臣儔匹哉孫仲益黃東發吳草

廬陳定宇諸君評品其文或謂四六格律
精嚴一字不苟錯或謂深淳雅健追配古
作常楊燕許諸人莫及或謂明徹高爽歐
蘇之後邈然寡儔或謂製作得體不但言
語之工予讀之信然史稱南渡文氣不及
宋都如浮溪之文可以此槩論哉然所選
僅止於是每體不數篇較諸全集猶不及
十之一又有取其以啓賀李右丞伯紀事
詞俱妙賀張韓岳三帥加樞密使副譏凡蝨

貂蟬一聯人亟稱之乃不以入選何居於
此可以見立言之難而選之者亦豈易乎
哉昔韓吏部譏荀與揚擇焉不精語焉不
詳及自援引大學止於正心誠意而無曰
格物致知云者伊洛大儒謂西銘某得此
意湏得子厚筆力及其門者半年後方得
西銘者嗚呼傳道如程子猶有筆力不逮
之嘆博學如荀揚韓三氏不免於擇不精
之病况其下者乎今之僻邑窮廬之士於

所欲見之書蓋有皓首不能得者何可以
歲月計是則古人之文未必皆可錄非有
具眼者不能擇天下之書未必皆可觀非
好之而有力者不能致不但著作者之尤
難也原本附錄仲益所撰浮溪墓銘鄂州
所撰陶令祠堂記并程閣學邁胡司業仲
二傳鄂州於浮溪為鄉晚進意者文粹乃
所編定子孫誤以其手藁續抄于卷末耶
祠記已載小集中茲不重錄二傳則本集

所遺存之以俟好事者增入按伸在太學
與浮溪齊名時人語曰江南二寶胡伸汪
藻邁亦與浮溪同朝高廟深器之書御屏
曰文章汪藻政事程邁其並為當時所重
若此牽聯書之而以浮溪本傳附刻銘文
後補其未備亦惡在其不可也予不文豈
敢懸疣附贅姑識祓行之由以慶是編中
絕而復傳以慰世之欲見而未得者自寧
菴始云或曰在昔孔門曰文學曰文行以

文與學行並言蘇長公亦有昌其詩不如
昌其氣昌其志之說所謂文者固係乎志
之發氣之充而亦曷嘗不自學行中來耶
浮溪與吳知錄書所重在文而排伊洛之
學誌汪伯彥墓謂乘輿南渡咎不白之而
許以中興之功可謂予奪失當其賀中丞
啓有云厚德鎮浮英材經遠老成尚有於
典刑天下想聞其風采及草落職行詞用
驩堯少正卯為此盛稱於執政之初痛詆

於嚴譴之日何若是背馳哉噫予固謂就
其全集諸體中觀之是編可謂粹也已此
名集者之微意若夫氣節行實與其志之
所存學之所到則未暇竟其說而亦非末
學所敢輕議也况有東發之定論具載於
日抄者可參考也哉後二年歲在丙寅重
五日是為

正德紀元西充馬金汝礪父書于廬江郡
解

後序

西京

十一

馬家金

同書



